

# 外媒报道和我所见完全不同

## ——在藏外国人见证拉萨打砸抢烧事件

25日，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已过去11天。在这次事件中，当时在拉萨的94名外国人虽然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少人心有余悸，对这些暴徒的行为感到“不可理喻”，表示“强烈愤慨”。

### “我最担心女儿被石块砸到”

14日中午，来自美国的西藏扶贫基金会主任托尼·格里森一家正在拉萨老城区北京东路附近的雪域餐厅吃饭，不远处就是大昭寺。

13时左右，餐厅突然关闭。格里森看到了四处逃散的人群和他们惊慌的面孔。一群年轻人手拿棍子咆哮着在大街上左冲右突。他们用砖头和手掌大小的石块砸向路上的汽车。“我不知道他们哪来的石头，似乎是早就准备好的。因为每当有汽车通过，每个人手里都有石头。”

“除了狼嚎般的叫声，我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他说，“当时我最担心坐在自行车后的女儿被石块砸到，或者被失控的汽车撞伤。”

14日下午5时多，大约20个年轻人开始疯狂地撞击格里森所住的团结新村嘎吉林宾馆的大门，门外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他们打算闹事，幸亏工作人员冒着危险把冲进宾馆走廊的暴徒赶了出去。

来自瑞典的游客扬内4个月前骑单车到西藏旅游，住在朵森格路一家旅社。14日，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时，扬内正在旅社附近北京中路一家小餐馆内吃饭。他说：“刚开始，我听到玻璃被打碎的声音。紧接着看到一大群人沿北京中路放火烧商店、烧汽车，围攻追打无辜的人，四周一片混乱。他们的行为简直不可理喻！”

他说，这些闹事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铁棍和刀械等器物，背包里有装好的石块。”他说。

斯洛文尼亚人乌苏拉在拉萨工作学习了12年，1995年第一次来西藏旅游时就爱上了这个平静的城市。3月14日打砸抢烧事件发生时，她正与推广藏医药的尼玛协会几名员工吃午饭。乌苏拉在藏族员工的帮助下迅速回到了居住旅馆。她看到，很多年轻人拿着长木棍、石头追赶行人，推翻汽车，到处放火、砸毁、抢劫路边商铺。

“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一边破坏一边

兴奋地大喊大叫。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悲哀！他们本应该在学校念书，却在街上肆意破坏商铺，伤害他人。”她说，“从我得到的消息看，我感觉这次事件是有组织的，至少是有预谋的。一个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暴力事件也许会在一个地方发生，不可能像这次一样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发生。”

### “外国媒体可以写耸人听闻的报道来赚收视率”

“我看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上面说有很多人在此次事件中被打死，这和我所看见的完全不同。”瑞典游客扬内说。

他说：“我见过有些国家用武力解决类似事件，但我当时看到，在场的（中国）执法人员只是守卫在十字路口，表现得很克制。”

“西方媒体关于拉萨暴力事件的许多报道并不准确。他们的报道没有来自拉萨现场，对事件的描述与我的所见所闻相差很大。”格里森说。

当天中午，格里森和妻子带着一岁的女儿在雪域餐厅吃午饭。暴力事件发生时，他们骑车飞快地赶回住处团结新村嘎吉林宾馆。他说：“我没有看到警察向暴徒开枪。”

“我的朋友告诉过我西方媒体是怎样报道这次事件的。据我所知，这些媒体的记者大多数都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写的东西，而是通过电话采访的。”乌苏拉说，“我知道，有些媒体可以写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来赚收视率。”

“西方媒体总想把1950年前的西藏说成是天堂一般。但实际上那时候的西藏还处在封建农奴制时代，很多人还是农奴。那不是人人向往的乐园。我个人感觉，这几年很多西方媒体一直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的报道与我在中国、在西藏的所见所闻并不吻合。”扬内说。

意大利亚洲国际团结协会卫生宣教专家古苏曼，从14日至今仍住在拉萨市区的吉祥宝马宾馆。当天下午6时左右从办公室返回宾馆大约600米的路上，他看到游行席卷过后的场景：车辆被推翻、房屋被焚毁，大街上遗留大量煤气罐。

这些天来，古苏曼收看了中国媒体关于暴力事件的

报道。他说：“报道符合我和朋友所了解的情况。”

### “渴望回到往日拉萨”

在西藏从事扶贫工作的3年里，每到周末，格里森都与妻子到二环路外游泳，晚上则与朋友在藏族风情浓厚的餐厅共进晚餐，有的周末则在外国人开的咖啡馆度过，一边与朋友聊天，一边欣赏窗外街上平静的拉萨生活。他们还有个一岁的女儿。

3月14日之后，一切都变成了回忆。让格里森“非常震惊”的暴力事件使这座昔日充满神奇色彩的城市中心区域变成了一片满目废墟的地带。格里森现在独自待在一间宾馆里，为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发愁。

格里森是西藏扶贫基金会项目主任。这家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旨在为西藏拉萨、阿里、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和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他还在拉萨市区经营了一家充满藏族色彩的商店，向游客出售藏族用世代相传的工艺制作的手工艺品。

他正在努力弥补被延误的工作。被格里森称为“大老板”的基金会投资人阿瑟·霍尔库姆3月份来到拉萨，原计划与当地官员商讨明年的扶贫计划，但现在看来已经泡汤了。“大老板”不得不放弃前往日喀则和山南的计划就回国了。“毫无疑问，我们会克服困难，继续把这些扶贫项目开展下去。”他说。

格里森的手工艺品商店被迫停业，估计最早要到5月份，市场才能恢复正常。因此，格里森改变了营销策略，把手工艺品资料发送到网上，开拓北京、上海以及海外市场。

“我现在最牵挂的就是妻子和女儿，希望她们能早日回来。”他说。渴望恢复拉萨往昔的平静生活，是所有在藏外国人共同的心声。在西藏大学学习的一位日本留学生说：“拉萨以前我天天走过的地方，现在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很伤心，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受伤。”

扬内说，他很高兴看到拉萨目前的局势趋于平稳，人们又开始正常生活工作，一些商店重新营业，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行人。“我想事件应该已经结束了。”他说。

新华社拉萨3月25日电

## 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件1885件



## 马英九明确表达接受意愿 三地“争抢”赠台大熊猫

据新华社台北3月25日电 在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表示准备接受大陆方面赠送的大熊猫后，台北市、台中市和新竹县都表示已经做好为大熊猫到该地安家落户的准备，一场争抢赠台大熊猫的热潮再度掀起。

据25日出版的《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发言人金仕谦表示，该园“连熊猫爱吃的竹子都种了”。台北市立动物园熊猫馆硬件将于6月完工。该园两年来派兽医前往欧美、北京、香港、四川卧龙见习，还培植了各式熊猫喜欢吃的竹子，有信心让远道而来的“娇客”吃得饱、睡得好。

台中市长胡志强24日说，他已经向台北市市长郝龙斌提议“让熊猫先到台中市住两年”。台中市副市长萧晋旗说，位于大坑风景区的亚哥花园早就规划建设熊猫馆，占地约3000平方米，预算1.2亿元新台币，“只要3至6个月就可以盖好”。

新竹县六福村主题游乐园耗资1亿元新台币兴建的熊猫馆，去年8月完工，熊猫可活动范围超过2000平方米，还有全天恒温20℃的医疗室兼产房。

## 湖南“疑似华南虎”事件新进展 老虎系景区人员“放”入

新华社湖南平江3月25日电 湖南平江县“华南虎造假事件”联合调查组25日向新华社记者透露，平江县“疑似华南虎”系长沙石燕湖风景区有关人员所为，他们在3月1日晚将一只饲养的东北虎辗转运到平江县石牛寨风景区。

24日，平江“疑似华南虎”被湖南省林业厅专家认定为圈养东北虎后，平江县迅速成立由县纪检监察、公安、林业、工商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岳阳市也派出督查组赶赴平江县专门督办。

联合调查组负责人介绍，据长沙石燕湖风景区负责人盛建华说，老虎是他们“放”进去的。3月1日晚，有关人员先用面包车将老虎运到平江县大坪乡，因乡间道路窄小无法通行，再转用皮卡车运输，2日2时许才运到拍摄现场。2日白天，平江县电视台记者吴华负责拍摄了录像，当晚采取相同方式将老虎运回。

此前，长沙石燕湖风景区获得平江石牛寨风景区几十年的经营权。而石燕湖风景区一直有饲养的东北虎。调查组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找到了一些当事人进行调查，但由于调查时间短，有些证据还不齐全，更多调查还在进行中。平江县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没有发现当地党政机关干部参与造假。



25日，市民在马路摊位上选购日杂用品。近日，上海市闵行区试点开放马路设摊，由政府出资设立摊位，让流动摊贩得以合法经营。

新华社发

## 药品标注“运动员慎用” 普通患者服用勿忧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张冯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刚公布的2000多种含有兴奋剂药品目录中，包括767种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1227种中药，被要求注明“运动员慎用”。国家药监局有关专家昨日表示，对于这类药品，广大患者服用及使用完全不必担心。

在含兴奋剂的药品名单中，有人们熟悉的复方甘草片、肾上腺素、新地松眼膏、复方利血平片和治疗感冒的氨酚伪麻美芬片、氨麻苯美片(白加黑)等。国家药监局主任药师孙忠实教授表示，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含兴奋剂的药品可以有针对性地治病。

针对曾经出现过运动员因患感冒等疾病时误服兴奋剂类药品的情况，孙忠实解释说，为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药监局下发通知，要求各药店禁售80个品种的兴奋剂类药物。标明“运动员慎用”只是为了提醒运动员，如果服用了含有兴奋剂的药品，很可能导致了在尿检时出现阳性而影响比赛成绩。

# 揭穿“藏独”的真面目

一方面，是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及随后在甘肃、四川等地发生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是达赖“和平非暴力”“不谋求独立”的种种言行。人们不禁要问：叛逃近50年的达赖集团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新华社记者为此走访了多位藏学研究专家、学者。从他们的研究和叙述中，人们可清醒地看到达赖集团仍然“独”心不死，妄图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

### 达赖集团一直从事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自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态度。但是达赖集团却一意孤行，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位专家指出，事实上，公开宣扬“西藏独立”，组织武装力量袭扰边境，派遣“藏独”骨干潜入境内进行破坏，不断煽动策划境内外分裂活动，是达赖集团的惯用伎俩，始终没有停止过。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自那以后，图谋“西藏独立”成为达赖集团公开鼓吹和不断煽动的“梦想”。

——成立“流亡政府”。上世纪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藏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100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挑拨民族关系。达赖集团在叛逃后的4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谎言，如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

——不断制造骚乱事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加紧“西藏独立”活动。1987年9月，达赖公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随后，拉萨连续发生严重骚乱事件，骚乱分子在“西藏独立”的口号下，冲击政府机关，砸毁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并打伤值勤公安干警，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

——利用舆论宣扬“西藏独立”。1991年3月，达赖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同一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大丹增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达赖集团和分裂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仅从来没有放弃所

谓“西藏独立”的主张，也没有停止对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敌对活动。

### “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是“分裂”和“独立”的代名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中国各地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未放弃“西藏独立”主张的达赖集团开始变换手段，调整策略。

比较明显的是，自达赖1987年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提出“七点新建议”后，直接鼓动“藏独”和公开叫嚷“西藏独立”的行为和口号逐步被“不寻求独立”“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所代替。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刘洪记说，这给人一种“达赖放弃西藏独立”的假象。然而，种种事实证明他们谋求“西藏独立”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今年3月10日以来，“藏独”分子发动的一系列暴力活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以‘非暴力’为幌子，围绕‘谈判’做文章，达赖集团大肆宣扬所谓‘不要求独立，只寻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其目的就是想建立所谓的‘大藏区’，并实行所谓‘高度自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族学者杰·洛丹平措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藏区”实质上就是“分裂”和“独立”的代名词。

达赖集团提出的所谓“大藏区”包括西藏以及甘、青、川、滇四省的藏族聚居区。他们要求将该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迁走，取消社会主义制度，撤出中国军队，把“大藏区”交给国际和平组织讨论。杰·洛丹平措指出，“只要翻开历史就知道，所谓‘大藏区’毫无历史根据”。

他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西藏”的行政区划概念。中国各民族历来是大杂居、小聚居，达赖集团把凡是有藏族居住的地方都划入“大藏区”范围，既不符合历史形成的行政区划，也不符合统一的少数民族国家的民族居住地缘习惯。而所谓“高度自治”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企图彻底改变西藏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以达赖为核心的“独立政府”。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张云研究员指出，达赖集团口头上表示放弃“西藏独立”，转而倡导更具虚伪性、欺骗性的“中间道路”，但实际上达赖集团所谓的“中间道路”却是背离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它篡改和模糊西藏的主权归属，图谋否定和推翻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族自治区”，任意曲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

“由此可见，‘中间道路’只具其名而无实，它不过是达赖集团变换花招，寻找新的机会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伎俩而已。”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孟秋丽博士说。

专家们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达赖集团实际上始终坚持按照独立国家程序行动。每逢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节日、会议等，都要安排所谓的升“国旗”、奏“国歌”以及向为“藏独”事业而献身的勇士和英雄默哀等仪式。今年3月10日的纪念活动也不例外。

专家们指出，听其言观其行，这是我国领导人每次回答记者有关对待达赖集团政策时经常说的话。之所以如此说，正是因为达赖及其集团说的和做的一致。